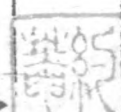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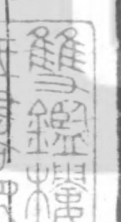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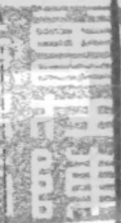


李翰林別集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直

史館上柱國樂史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
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
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
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
鑾殿降輦步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
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



李翰林

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
傳正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
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
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
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
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
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
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
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
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

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
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
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
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
鷺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
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
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
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
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
曲每曲徧將換則遙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

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
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
前辭力士曰始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
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欲
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鸞指妃子賤之甚矣太
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
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
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
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謂以官爵贈翰林上許之
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

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
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耳傳中漏此三
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窓裏萬
言不及一杯水蓋歎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
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
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
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
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
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在繞雷州中
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李翰林集卷第一

古賦

大鵬賦

擬恨賦

惜餘春賦

愁陽春賦

悲清秋賦

劍閣賦

明堂賦

翰林供奉李白



大獵賦

大鵬賦 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遠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觀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腹存手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

蕩之奇言徵堯怪于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鬢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刷激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暎烜赫乎宇宙憑凌乎崑崙一鼓一舞煙蒙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爾一無此字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背業太山之崔嵬翼舉長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狝閭闔之崢嶸簸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

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紫虹蜺日耀日月連軒杳
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
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颺
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啓途塊
視三山林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
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
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一作河漢上
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
以傍歎繽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當
曾臆之掩畫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廻轉則

畫景

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歛翳景
以橫翥一作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泱之野入

乎汪漭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
巒紛披天吳爲之袂慄海若爲之躩踞巨鼇冠
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
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
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耻蒼梧之
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旣服御於靈仙又馴擾於
池隍精衛勤苦一作於銜木鷄鷓悲愁平薦觴
天鷄警曉于一作蟠桃跋烏晰耀于一作太陽

不曠蕩而縱適何拘孿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
遙無厥類乎比方不矜大而累猛每順時而行
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觴一作賜戲暘谷
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鳥見謂之曰
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
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爲巢以虛
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一作于是乎大鵬
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尺鷃之
輩空見笑于一作於藩籬

擬恨賦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草宿墳毀浮生
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
前賢飲恨而歿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
叱咤指麾中原東馳渤澥西漂崑崙斷蛇奮怒
掃清國步握瑤圖而倏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
長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
力蓋蓋世心微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
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雖兮不逝嗚嗚何歸至如
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讐
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若夫陳后

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綠
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昔者
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
楓之嫋嫋聞嶺狢之啾啾永埋骨於淥水怨懷
王之不収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
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或有
從軍永決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
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拔淚
一作露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杳歌鐘
畫誼亦復星沉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

今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蟻聚
碧臺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
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
漾兮碧色蘭蕙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
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
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
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
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翦惜餘春之將

闌每爲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
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
兮心氤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
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
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畱兮時已失
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
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
見遊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畱人沉吟兮哀歌躑
躑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
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

淚兮怨春華遙寄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
旎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綵翠
兮芊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實緣窺青苔之
生泉縹緲兮翻絲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
斷醉風光兮悽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明
妃玉塞楚客楓林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
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
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

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於情親若使
春光可攬而不減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悲清秋賦

以爲目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
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
去荆吳之幾千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
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
有羨思釣鼇於滄洲無脩竿以一舉撫洪波而
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此吾將採藥於

蓬丘

劔閣賦

送友人王
炎入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前有劔
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颯颯有
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
驚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
安極我沉吟兮歎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
西匿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
於劔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明堂賦

并序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
總章時締構之未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
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
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
頌恭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
雷發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渙開混
茫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欽若太
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綱淳
風泐穆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水

本
水
駢

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傍臻端
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旣應天以順人遂登
封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
兮乘白雲於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
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
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
來於四方一作人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
標罄玉石於隴坂空瓌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
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
而永固兮始聖謨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

則突兀曠曠乍明乍蒙大古元氣之結空龍從
頽杳若鬼若業似天闢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岸
嶺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
像而騰文窅惚恍以洞啓呼嵌崑而傍分又比
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
道岩甃乎紫微絡勾陳以繚垣闢閭闔而啓扉
崢嶸曾疑粲宇宙兮光耀崔嵬赫奕張天地之
神威夫其昔泓黃河垠瀨清洛太行却立通谷
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點翠
綵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

乍沒岌岌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
之所任托架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砒礪勢拔
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
樓臺崛岉以奔附城闕嶽一作峯而蔽虧珍樹
翠草含華楊粧日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
擢華蓋以儻漭仰太微之參差擁以禁扇橫以
武庫獻房心而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
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
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屹其霞矯廣廈鬱以
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鳥轉影而翻飛大鵬橫

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
之堂炁乎瓊華之室錦爛霞駭星錯波沕颯蕭
寥以颼颼宵陰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葱吐祥
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繚飛楹磊砢走拱
寅緣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栴攢藥而仰天鵠壁
晝朗朱甍晴鮮賴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
蟬聯汗漫杳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
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
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響換跨蓬壺之海樓
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蚪登梯經通天而

皓

蓬音作蓬

直上俯長河而復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
月於璇題藻井綵錯以舒蓬天惚艷翼而銜霓
扶標川而罔足擬跟桂而罷躋要離欵矐而外
喪精視冰背而中迷亘以複道接乎宮掖全入
西樓寔爲崑崙前承後疑正儀躡以出入九夷
五狄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嶢嶢彤
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
之湯湯闢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立堂嚴以
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闔闔也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

列序而躡屣青龍承隅而蚴蟻其深沉奧密也
則赤燦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叶光推陰坤
斗主土據乎其心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
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眄睢盱明君暗
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是天正孟
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
左衛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
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
欽若盼纒惟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葳蕤納六
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

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珪瓚獻琛帛顛昂俯僂
儼容疊跡乃絜俎醢修粢盛奠三犧薦五牲享
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鞀張
鈞天之鏗訇孤竹合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
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
而享祀實寘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商
造化爲宰食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
于斯之時雲油雨霏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
兮八荒會喙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
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

極于天耳下于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
之奧摧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
倉毀玉沉珠卑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
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
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鑿之缺缺遊乎昇平之圃
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
之野講武於驪山之旁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
陸而苞陶唐遂邀崆峒之禮汾水之陽吸沆漚
之精黜滋味而貴理國其若夢華胥之故鄉於
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

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
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
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
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敢揚國
美遂作辭曰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從鴻蒙搆
瓌材兮偃蹇塊塤邈崔嵬兮周流辟雍爰靈臺
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肸鬻王化弘恢鎮八荒
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
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大獵賦 并序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
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
辭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竊
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
其太牛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
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
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揚誇胡設
網爲周陸放麋鹿其中以搏攬充樂羽獵於靈
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
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爲

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
之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一作淫君示物周博
平文論苑之小竊爲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
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
曜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
耶臣白作頌折中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祭五葉之歲
蕤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揔六聖之光熙
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
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

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
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
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水閉
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食八水兮休百工
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
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
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颺掃萬乘雷奔
稍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
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
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

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
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
王於是撞鴻鐘發鑿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
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
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
於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
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
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蚩尤
之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曜乎
雷霆烜赫震於蠻貊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

四徑可謂三經
三子

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常作袂夾東海
而為壑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
千羣以空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
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繇原峭格掩路蟻蠊
過而猶礙螭螟飛而不度彼層霄與味榛罕翔
鳥與伏兔從營合技彌巒被崗金戈森行洗晴
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駝走練
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縣隔遠水之明滅使五
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頰深平險谷擺椿括
開林叢惶惶呶呶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冶

擺晏本
韻攝棟
也攝字

之疇烏獲中黃之黨越崢嶸獵莽蒼喑呼哮囁
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狡手猱
挾三挈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虺
號以鸚睨兮氣赫火而敵煙拳封猗肘巨徙梟
羊應叱以斃踣獬獬亡精而墜巔或碎腦以折
脊或歎髓以飛涎窮遐荒蕩林藪扼土伯殪天
狗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捩雄虺
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於
是裁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効
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狹鬼慄之駭人也

是

慄是也
晏本語

又命建夔鼓勵武卒雖躡躑之已多猶拗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車韞韞以陸離設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攫麀麇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染鏑填巖掩窟觀殊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別有白貂飛駿窮奇貙獠牙若錯劍鬣如叢竿口吞爰鋌目極搶櫓碎琅孤攫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豐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觀揔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撒絕壁抄獬獬攬貊獮囚鼪鼯

於峻崖頓毅纒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巧聒更羸妙兼蒲且墜鷗鴟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梢鷓鴣漂鷓鴣彈地廬與神居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茫然

改容愀然有失於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
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爲尊立
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
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
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悴輪解鳳皇與鸞
鷲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
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醑韜兵
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
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教
興狩岐何宣成一作之足數一作穆王之荒誕歌

作悖也
義

成有城
陽之
作城謠

白雲之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
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
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網
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
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
耕織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
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
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
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
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

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反鑿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塊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明堂大獵二賦晉宗以降未有此作

李翰林集卷第一

李翰林集卷第二

翰林供奉李白

表

爲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爲宋中丞自薦表

爲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追赴行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胡馬矯首嘶北風，以躡顧越禽歸飛戀南枝，而刷羽所以流波思其舊浦，落葉墜於

本根在物尚然矧於臣子臣位叨盤石辜負明
時才闕摠戎謬當強寇鴛拙有素天實知之伏
惟陛下重紐乾綱再清國步慙臣不逮賜臣生
全歸見白日死無遺恨然臣年過耳順風瘵日
加鋒鏑殘骸劣有餘喘雖決力上道而心與願
違貴貪尺寸之程轉增犬馬之戀非有他故以
疾淹留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徵發
交馳臣逐便水行難於陸進瞻望丹闕心魂若
飛慙墜履之還收喜遺簪之再御不勝涕戀屏
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臣某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
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
子述重光疊輝天未絕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
厚薄運數有脩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
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爲庶非一朝也伏惟陛
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國之本羣
生屬望粵自明兩光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
發跡於此天啓有類豈人事歟皇朝百五十年
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剝亂中原雖平嵩丘填伊

觀此表則當時
譚王說霸之徒
便以永嘉南浮
爲不可易之現
而蕭宗之在茲
原方其其焉
懷之洛陽愍
長安矣不有汾
陽臨淮孰能再
造唐室哉

洛不足以掩宮城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臊毒浸區宇憤盈穹昊此乃猛士奮劔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拯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兇及虞而乃去去元兇者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季漢當三七莽亦爲災赤伏再起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臣猶望愚夫千慮或異一得何者賊臣楊國忠蔽塞于聰屠割黎庶女弟席寵傾國弄權九土泉貨盡

歸其室怨氣上激水旱荐臻重罹亂百姓力屈即欲平殄蝥賊恐難應期且圖萬全之計以成一舉之策今自河以北爲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爲洪溝宇宙堯杌昭然可覩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跡隱軫由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感於此臣又聞湯及盤庚五遷其邑典謨訓誥不以爲非衛文徙居楚丘風人流詠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乘六合之壽張

去扶風萬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
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況齒革羽毛之所生
榘枿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牣其中銀坑鐵
冶連綿相屬剡銅陵爲金穴煮海水爲鹽山以
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橫制八極克復兩京俗
畜來蘇之歡人多後后之望陛下西以峨嵋爲
壁壘東以滄海爲溝池守海陵之倉獵長洲之
苑雖上林五柞復何加焉上皇居天帝運昌之
都儲精貞一之境有虞則北閉劔閣南扃瞿塘
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聖高枕人何憂哉飛章
陳情以聞

爲宋中丞自薦表

臣某聞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屯而君子用臣
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寶初五
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貢谷口名動京師上
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旣潤色於鴻業或間草
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爲賤臣詐詭遂放
歸山閑居製作言盈數萬屬逆胡暴亂避地廬

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
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
經奏聞臣聞古之諸侯進賢受上賞蔽賢受明
戮若三道稱美必九錫光榮垂之典謨永以爲
訓臣所管李白實審無辜懷經濟之才抗巢由
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霑
四海稱屈伏惟陛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
希世之英以爲清朝之寶昔四皓遭高皇而不
起翼惠帝而方來君臣離合亦各有數豈使此
人名揚宇宙而枯槁當年傳曰舉逸人而天下
歸心伏惟陛下迴太陽之高暉流覆盆之下照
特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則四海豪
俊引領知歸不勝悽悽之至敢陳薦以聞

李翰林集卷第三

翰林供奉李白

書

代壽山荅孟少府移文書

上安州李長史書

與賈少公書

代壽山荅孟少府移文書

淮南小壽山謹使東峯金衣雙鶴銜飛雲錦書
于維楊孟公足下曰僕包大塊之氣生洪荒之
間連翼軫之分野控荆衡之遠勢盤薄萬古瀛

然星河憑天霓以結峯倚斗極而橫嶂頗能攢
吸霞雨隱居靈仙產隋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
寶罄宇宙之美殫造化之奇方與崑崙抗行闐
風接境何人間巫廬台霍之足陳耶一昨於山
人李白處奉見吾子移文責僕以多奇鄙一作
僕以特秀而盛談三山五岳之美謂僕小山無
名無德而稱焉觀乎斯言何太謬之甚也吾子
豈不聞乎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
假令登封禋祀曷足以大道譏耶然昏損人費
物庖殺致祭暴殄草木鐫刻金石使載圖典亦

未足爲貴乎且達人莊生常有餘論以爲尺鷃
不羨於鵬鳥秋毫可並於太山由斯而談何小
大之殊也又怪於諸山藏國寶隱國賢使吾君
榜道燒山披訪不獲非通談也夫皇王登極瑞
物昭至蒲萄翡翠以納貢河圖洛書以應符設
天網而掩賢窮月竈以率職天不祕寶地不藏
珍風威百蠻春養萬物王道無外何英賢珍玉
而能伏匿於巖穴耶所謂榜道燒山此則王者
之德未廣矣昔太公大賢傳說明德棲渭川之
水藏虞虢之巖卒能形諸兆朕感乎夢想此則

天道闇合豈勞乎搜訪哉果投竿詣麾捨築作
相佐周文讚武丁摠而論之山亦何罪乃知巖
穴爲養賢之域林泉非祕寶之區則僕之諸山
亦何負於國家矣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
爾其天爲容道爲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來
一人而已乃蚪蟠龜息遁乎此山僕嘗弄之以
綠綺臥之以碧雲漱之以瓊液餌之以金沙旣
而童顏益春眞氣愈茂將欲倚劔天外挂弓扶
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眇
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

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
食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蚪龍一朝
飛騰爲方丈蓬萊之人耳此方未可也乃相與
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
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
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雷侯浮五
湖戲滄洲不足爲難矣即僕林下之所隱容豈
不大哉必能資其聰明輔以正氣借之以物色
發之以文章雖烟花中貧沒齒無恨其有山精
木魅雄虺猛獸以驅之四荒磔裂原野使影跡

絕滅不干戶庭亦遣清風掃門明月侍坐此乃
養賢之心實亦勤矣孟子孟子無見深責耶明
年青春求我於此巖也

上安州李長史書

白嶽崎歷落可笑人也雖然頗嘗覽千載觀百
家至於聖賢相似厥衆則有若似於仲尼紀信
似於高祖牢之似於無忌宋玉似於屈原而遙
觀君侯竊疑魏洽便欲趨就臨然舉鞭遲疑之
間未及迴避且理有疑誤而成過此一本無事有
形似而類真惟大雅含弘方能恕之也白少頗

周慎忝聞義方入暗室而無欺屬昏行而不變
今小人履疑誤形似之迹君侯流愷悌矜捨之
恩戢秋霜之威布冬日之愛睟容有穆怒顏不
彰雖將軍息恨於長孫之前此無慙德司空受
揖於元淑之際彼未爲賢一言見寃九死非謝
白孤劍誰託悲歌自憐迫於恓惶席不暇暖寄
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
路言客汝海近還邛城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一
酌一笑陶然樂酣困河朔之清觴飫中山之醇
酎屬早日初眩晨霾未收乏離朱之明昧王戎

之視青白其眼曹而前行亦何異抗莊公之輪
怒蟾螂之臂御者趨召明其是非入門鞠躬精
魄飛散昔徐邈緣醉而賞魏王却以爲賢無鹽
因醜而獲齊君待之逾厚白妄人也安能比之
上挂國風相鼠之譏下懷周易履虎之懼慙以
固陋禮而遣之幸容甯越之辜深荷王公之德
銘刻心骨退思狂憊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晝愧
於影夜慙於魄啓處不惶戰跼無地伏惟君侯
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辭場振發文雅陸機
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

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趨風白之不敏竊慕
餘論何圖收夜潦倒不切於事情正率猖狂自
貽於耻辱一忤容色終身厚顏敢昧負荆請罪
門下儻免以訓責恤其愚蒙如能伏劔結纓謝
君侯之德敢以近所爲春遊般若寺詩一首十
韻石巖寺詩一首八韻上楊都尉詩一首三十
韻辭旨狂野貴露下情輕干視聽幸乞詳覽

與賈少公書

宿昔惟清勝白絲疾疲薶夫期恬退才微識淺
無足濟時雖中原橫潰將何以救之生命崇重

大揔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
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且殷深源廬嶽十載
時人觀其起與不起以卜江左興亡謝安高卧
東山蒼生屬望白不樹矯抗之跡耻振玄邈之
風混遊漁商隱不絕俗豈徒販賣雲壑要射虛
名方之二子實有慙德徒塵忝幕府終無能爲
唯當報國薦賢持以自免斯言若謬天實殛之
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款惠子知我夫何間然勾
當小事但增悚惕一作

李翰林集卷第三

翰林供奉李白

李翰林集卷第四

書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與韓荊州朝宗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某啓辭違積年伏戀軒屏首冬初寒伏惟相公
尊體起居萬福某蒙恩才朽齒邁徒延聖日少
忝末吏本乏遠圖中年廢缺分歸園壑昔相公

是亦至
官字是
書中尸
云三曲
列郡
他書之例
不與

秉國憲之日一拔九霄拂刷前耻昇騰晚官恩
貸稠疊實戴丘山落羽再振枯鱗旋躍運以大
風之舉假以磨天之翔衣繡霜臺含香華省宰
劇慙強項之名酌貪礪清心之節三典列郡寂
無成功但宣布王澤式酬天獎伏惟相公開張
徽猷夤亮天地入夔龍之室持造化之權安石
高枕蒼生是仰某鳴躍無已剪拂因人銀章朱
紱坐榮宦達身荷宸眷日識龍顏既齊飛於鴛
鷺復寄跡於門館皆相公大造之力也而鐘鳴
漏盡夜行不息止足之分實媿古人犬馬戀主

迫於西汜所翼枯松晚歲無改節於風霜老驥
餘年期盡力於蹄足上荅明主下報相公悽悽
之誠屏息於此伏惟相公收遺簪於少昊念亡
弓於楚澤表當益壯結草知歸瞻望恩光無忘
景刻

與韓荊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
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
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
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

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侷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

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章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善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

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
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墨兼人書之
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
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白人
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刻心拚肝論舉
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一
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遭
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

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
橫經藉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
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
方之志乃杖劔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
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
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
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
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
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

盡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
守不動遂權殞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
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累骨徒步負之
而趨寢輿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
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
此則是白存父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
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
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
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
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

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
謂群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
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肩
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
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
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
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十本云句
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復何足陳儻賢賢也白
若蘇馬二公愚人也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

惟君侯

一本云顧之無按
劔也伏惟君侯

貴而且賢鷹揚虎視

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

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

暗許倚劔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群客

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

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

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

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而

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

邳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懼群物白竊慕高

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

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

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

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恪孔子曰畏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

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白屏

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

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

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

王曰吾豈可鞭撻竄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

王曰吾豈可鞭撻竄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

惟君侯
顧之無按
本云

人晏本

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
思再辱英眇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
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
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
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
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吳指南下脫同遊於楚指南六字

李翰林集卷第四

李翰林集卷第五

翰林供奉李白

碑頌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并序

比干碑

武昌宰韓君去思碑 并序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 并序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

秦海是用陸海

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
其名節尤彰可激清頽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
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
冥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
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
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
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
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
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
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

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
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干
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
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
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
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
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
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
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之士焉能
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

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像如在精魂
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
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
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
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
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
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
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
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

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
入郢鞭屍還吳雪耻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
千秋如月在水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并序

太虛既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真人當高秋八
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採天長爲名將傳之無
窮紀聖誕之節也我高祖創業太宗成之三后
繼統王猷如一大盜間起開元中興力倍造化
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犧農之頽波返淳朴於
太古雖軒后至道由闡蚩尤之師今網漏吞舟

而胡夷起於轂下先天文武孝感皇帝越在明
兩揔戎扶風正帝車於北斗拯橫流於鯨口迴
日轡於西山拂蒙塵於帝顏呼吸而收兩京烜
赫而安六合歷列辟而罕匹顧將來而無儔太
陽重輪合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麾而
靜妖氛成功不處五讓而傳劔璽德冠樂推於
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審歷數去已終大寶
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授
之元良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
私越三聖而殊軌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

雲上皇思汾陽而高蹈解負重於吾君能事斯
畢與人更始乃展祀郊廟望秩山川方掩骼於
河洛弔人於幽燕但誅元兇不問小罪噫大塊
之氣歌炎漢之風雲滂洋雨汪濊澤澤除瑕
類削平國步改號乾元至矣哉其雄圖景命有
如此者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胤扶揚之貴族
雄略邁古高文變風運當一賢才堪三事歷職
剖劇能聲旁流振繡而白筆橫冠分符而彤襜
入境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鉞東巡無名利劔承
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動房陵之俗安於太

山休弈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直誠移
鎮夏口救時艱也慎厥職康乃人減兵歸農除
害息暴大水滅郭洪霖注川人見憂於魚鼈岸
不辨於牛馬公乃抗辭正色言于城隍曰若三
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焚清祠精心感動其應
如響無何中使銜命徧一作常祈名山廣徵牲牢
驟欲致祭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明聖懷於
百靈此淫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巫
風其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
有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之寄

典禮以下有脫誤

幹盡有立含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
其成也臻於小康中京重觀於漢儀列郡還聞
於舜樂選鄂之勝帳于東門乃登幽歌擊土鼓
祀蓐收迎田祖招搖迴而大火乃落閭闔啓而
涼風始歸笙竽和籥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吳楚
巴渝之曲各土風而備陳禮容有穆簪笏列序
羅衣蛾眉立乎玳筵之上班劔虎士森乎翠幕
之前千變百戲分曹賈勇藺子跳劍迭躍流星
之輝都盧尋橦倒掛浮雲之影百川繞郡落天
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之海色獻觴醉於

晚景舞袖紛於廣庭鶴髮之叟鴈序而進曰恭
聞天子無戲言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
畱公以上聞悅坐棠而食風庶刻石以寘美白
觀樂入楚聞韶在齊採諸行誼遂作頌曰

爽朗太白雄光下射崢嶸金天華嶽旁連降精
騰氣赫矣昭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孽胡挺災
大人有作雷霆發揚攬槍乃落九服交泰五雲
縈薄掃雪屯蒙洗清寥廓軒后訪道來登娥眉
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兩曜迴規重遭
唐主更覩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骨嶽立

英謀電斷宣風樹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
爭觀戈劔揮霍魚龍屈盤東迴舞袖西笑長安
頌聲載路豐碑是刊

比干碑

此篇代他人作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
年征島夷師次勝墟乃詔贈少師比干爲太師
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祭申命郡縣封墓
置祠置守冢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
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志昔商王受毒
痛於四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諍於是

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夫指生之
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
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曰叔父親其
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親不可以觀其危昵
不可以忘其祖則我臣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
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亡
躬爲痛公之忠烈其若是焉故能獨立危邦橫
抗輿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
亂之謀揔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
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乎孟津公存而勝存公喪

而勝喪興亡兩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
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
存則垂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
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義者思忠者勸
其爲戒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是豈
無微旨嘗取贖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
其名一作身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國其國亦仁
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
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
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人優柔

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必將建皇極立彛
倫闢在三之門垂不二之訓以明知于世則夫
人臣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
而不諱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自得甚哉不
然矣夫孝於其親人之親皆欲其子忠於其主
人之主皆欲其臣故歷代帝王皆欲精顯周武
下車而封其墓魏武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
天下裡百神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
郡縣封墳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
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君封德正與

神明扶視郡王身滅而榮益大世絕而祀愈長
然後知忠烈之道激天感人深矣天寶十祀余
尉于衛拜首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
式閭斲石銘表以志丕烈銘曰
縻軀非仁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爲義忠無
二軀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猛視咨爾來代
爲臣不易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并序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
宰單父人到于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

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炭之誅存孤嗣趙大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曾祖駿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吳錢氏及長史即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

卿當塗縣丞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振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爨王者三江之巨橫白額且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吳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

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採訪大
使皇甫公旣聞而賢之擢佐輔軒多所弘益尚
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
鄆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皆虛爲其政而
則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新宰王公名庭璘
巖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可貞幹蠱有立接武
比德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
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
韓公之遺美白採謡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

鼎據定爲帝里時難世訛薄俗如燬韓君作宰
撫茲遺人滂汪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
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塵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

王者立國君人聚散六合咸土以百里雷其威
聲革其俗而風之漁其人而涵之其猶衆鮮洋
洋樂化在水波而動之則憂頽尾之刺作焉徐
而清之則安頌首之頌興焉苟非大賢孰可育
物而能光昭絃歌卓立振古則有虞城宰公焉
公名錫字元勳隴西成紀人也高祖搭隋上大

浦雲明寺石幢頌
佐輔未詳孰是

將軍繇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曾祖騰雲皇
朝廣茂二州都督廣武伯祖立節起家韓王府
記室參軍襲廣武伯父浦郢海淄唐陳五州刺
史魯郡都督廣平太守襲廣武伯皆納忠王庭
名鏤鍾鼎侯伯繼跡故可略而言焉公即廣武
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
務口不言人非羣吏罕測望風竒憚秩滿轉右
武衛倉曹參軍次任趙郡昭應縣令奉詔修建
初啓運二陵揔徒五郡支用三萬貫舉築雷野
不鞭一人功成餘八千貫其幹能之聲大振乎

齊趙矣時名卿巡按陵有黃赤氣上衝太微散
爲慶雲數千處蓋精勤動天地也如此因粉圖
奏名編入國史天寶四載拜虞城令而天章寵
榮俾金玉王度炯若七耀昭回堂隅於戲節之
哉宸威臨顧作訓以理其俗魯而木舒而徐急
則狼戾緩則鳥散公酌以鈞道和之琴心于是
安四人敷五教處必糲食行惟單車觀其約而
吏儉仰其端俗讓激直士之素節揚廉夫之清
波三月政成隣境取則因行春見枯骸于路隅
側然疚懷出俸而葬由是百里掩骼四封歸仁

有居喪行號城市者習以成俗公勗之親隣厄以凶事而鰥寡惇獨衆所賴焉可謂變其頽風永錫爾類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爲純人易其里曰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爲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旣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爲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翦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惟公志氣塞乎天地德音發乎聲容縞平若寒崖之霜湛乎若清川之

月彈惡雪善速若箭飛尤能筆工新文口吐雅論天下美士多從之遊非汝陽三公三伯之積德則何以生此邑之賢老劉楚瓌等乃相謂曰我李公以神明之化大賴于虞人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敬去則思山川鬼神猶懷之況于人乎乃咨群寮與去思之頌縣丞王彥暹真外丞魏陟主簿李詵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相與採其瓌蹤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風令名奮乎百世之上其詞曰

激揚之水兮白石有鑿李公之來兮雪虞人之
惡厥德孔昭折獄旣清五教大行殷雲雷之聲
旣父其父又子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乃影
我崗乃雨我田陽無驕憊四載有年人戴公之
賢猶百里之天棄余往矣茫如墜川哀喪惠博
掩骼仁深若井變甘克人易心三柳勿剪永思
清音

李翰林集卷第五



